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好文章
公書牘



光緒十八年壬辰仲秋月開雕

左文襄公書牘卷一

起道光十三年癸巳訖三十年庚戌

目錄

上徐熙庵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答周汝光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與羅研生

與周汝充

上賀蔗農先生

書牘卷一目錄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與鄧湘皋廣文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答賀丹麓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與羅研生

答張玉夫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與羅研生

與賀仲肅

答賀仲肅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上賀蔗農先生

答賀仲肅

答賀仲肅

答胡澗之

與鄧小芸

與賀仲肅

唁林鏡帆

書牘卷一目錄

上徐熙庵先生

道光
癸巳

都門敬送月紀兩更瞻企之忱日月與積敬維葆華宥道俎朱豆
張世仰儒宗播榮葉語小子何幸迺託門牆請謁之餘備聞至道
諄諄昭詔不替有加雖洪壑不棄纖鱗曠堃不遺芟莽而含宏之
施抑可謂勤矣宗棠蚤歲孤貧失時廢學章句末技且黜所窺每
觀古今蓄道德能文章卓然爲時論不可少之人天地不數生之
才者卽其英妙之年類皆能堅自植立不爲流俗所轉移其始亦
未嘗不爲世詬病也及其功成事就而天下翕然歸之如賈誼諸
葛亮陳亮輩可指數乎夫人生無百年之身大業非百年可就小
時嬉弄跳梁不能遽責以學問之事老而龍鍾衰憊非復可用之

書牘卷一

一

人求其可用其惟壯時乎而又以妻子室家科舉徵逐故阻其來
修迺至割其餘景以爲讀書求道之日其何而成矣比者春榜旣
放點檢南歸覩時務之艱棘莫如荒政及鹽河漕諸務將求其書
與其掌故講明而切究之求副 國家養士之意與吾夫子平生
期許之殷十餘年外或者其稍有所得乎然其成與不成則仍非
今日所能自必者也敢附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敬陳所懷小子狂
簡吾夫子其何以益之塵颿蔽明山川阻修東望爲勞末緣請業
倚裝作字箋啟失莊敬維壽鑒不宣

上賀蔗農先生

丙申

奉別後月紀兩更矣敬維德業日盛起居安樂祇以爲慰爾惟春

蘇風日晴美南城杖履山仁水智固眾芳之所在惟君子能得朋
雍雍經堂粲粲門子晨暮夕訓步步趨趨顧而樂之樂可知矣宗
棠頑劣不足算事先生二年於茲請益徒殷末由苦卓猶且開蒙
發凡寸詣有進矧諸狂簡亦越中行其能傳文章通性道以無慙
吾師之弟子者當更何量耶宗棠見假館隱山鍵居西樓肇事方
輿家言爰披圖乘竊意古今談地理者索象於圖索理於書兩言
盡之矣然而陵谷之變遷河渠之決塞支原之遠近疆索之沿革
代不侔也又土宇有分合則城治有興廢於是疆域襍錯攻守執
殊故有古爲重險今爲散地彼爲邊處此爲腹裏者如此則圖不
能盡紀也廣輪之度山川所著也山川脈絡準望所生也於是方

書牘卷一

二

邪迂直高下均於是乎憑之然而一言東則東南東也東北東也
果何據以爲此郡此縣之東乎旣辨其爲東南矣又或以東兼南
以南兼東或東南各半始以毫釐終以千里果何據而得其東南
之數乎旣得其東南之數矣或自某省量至某府某府量至某縣
又自所界之府州縣治村之或饒或減歧出不定果何從而折衷
至是乎如此則書亦不能盡告也亦不能盡信也宗棠不揣竊自
思維以爲欲知往古形似當先據目前可據之圖籍先成一圖然
後辨今之某地卽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經史言地之始
亦猶歷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節令氣候逆而數之乃爲有據
故千歲日至可坐而定也欲知方位之實當先知道里之數欲知

道里之數當先審水道經由之鄉凡夫行旅輿程之記村驛關口之名山岡起伏之迹參伍錯綜以審之直曲圍徑以準之以志繩史以史印志卽未必盡得其實其失實也亦寡矣古書流傳絕少賈圖李志恆不多見諸書引注除蔡沈王伯厚胡身之數家外類多牽鑿而外間所行諸圖位置乖舛尤無足觀大率先畫疆域大界稍依各書填載方向展轉增竄不求其安譬猶鑿趾以適其履誠不知其不可也宗棠才識昏陋詎能辦此又僻處深山雖稍有書籍究眇友朋討論之益良用慨然思不自克以爲儒者羞辰下左圖右書以日以夜擬先作 皇輿一圖計程畫方方以百里別之以色色以五物縱橫九尺稍有頭緒俟其有成分圖各省又析爲府各爲之說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貢九州以此圖爲之本以諸史爲之證程功浩蕩未卜何如竊有志焉不知當否伏乞夫子不以爲不可教誨而卒訓之辨疑解惑加以督課小子不敏未或敢怠

答周汝光

丁酉

武岡事兄在此間於十二三日卽得的耗初次傳聞云係會匪飢民合夥謀逆甚是利害武岡州具文於十一日六百里申報本日亥刻到省吳中丞卽於次日帶兵前駐湘潭看事情如果緊要卽前赴寶慶辦理如無甚事卽便撤回頃據各衙門文報武岡逆匪張和尚業經擒獲餘匪星散梟憲趙誅殺甚多又搜獲多人惟首

逆藍正樽尙在逃未獲見在通飭緝拏而地方均已安靜矣訥制憲於本月十七日亥刻到省於廿日赴寶慶并接兼署巡撫印信前往查辦此案如彼處無事卽由寶慶前往鎮筵閱兵此日今實在情形也又據省中委員丁君云聞此事起首因寶郡飢民百餘人向辛卯解元伍君家索食伍君因人多不能應付只設粥食之漸漸添至數百人又添至千人伍君無如之何卽到武岡州城見州牧徐椿告知且請開倉發賑徐君云開倉須通稟上司本州不敢專擅伍君又云如此則勢不能待不如我等紳士向官借取將來認其賠還徐椿又不肯伍云眞如此則後日鬧出事來我等紳士不管彼此言語爭論激切徐椿大怒厲聲云爾等今已容畱許

書牘卷一

四

多飢民在家借人勢挾持官長若日後果然有事則爾等係頭目矣彼此駁辨徐君愈怒卽將伍澤景下監彼時武舉藍正樽聞之不顧利害統率多人卽行劫獄將伍君搶出州裏卽將民變情由通稟各處其實事起倉卒并非別故本州辦理不善又激之生變故羣情洶洶致釀成此事此係官場中私話亦係眞實情由也看來此事見已平息萬無可慮其衙門文報兄與大弟俱親自看見并無訛誤不知鄉間何張皇無措至是試思寶郡若實在危急中丞於前十二日駐湘潭何以此時尙羈畱不進耶且 國家定例何郡起事地方大吏不卽前往受禍地方駐紮督捕卽坐以違誤軍機重罪中丞豈并此不之知耶蓋中丞主意以爲事情尙不顯

著若卽帶兵往彼處辦理恐反激之生變也此時在家中只宜靜鎮切不可張皇致土痞乘機生事搬家之說在平時原爲上策此際反爲不好且可不必也我省人氣輕浮每遇一事輒作謠言卽前

壬辰之事

已可概見轉相傳播以恐嚇地方全賴有識有力之人從容坐鎮

庶地方益臻安謐若本無關緊要先自動搖果何謂耶平時兄屢進住省之策旁人未免聽若罔聞到此際只知自相惶惑殊可笑也兄與大弟到此間已近一月身體安適大弟比在家之日更覺健旺可轉白堂上老人聊慰慈注此閒規摹較昭潭甚整齊生童住齋者近六十人禮數均極周到兄到此已課兩次每課約改六七篇本本批點詳細院中各生無不佩服兄亦樂之忘疲大弟讀書極用心到此間并未出院一步刻下已有進境吾弟在家讀書亦宜踏實用功幸勿悠悠忽忽虛度歲月也

上賀蔗農先生

前得手諭敬悉松楸安謐大事速竣至以爲慰載違色笑自寒徂暑敬憶儀型飢渴靡間卽承杖履無恙唯適之安敬頌敬頌宗棠來滌上三月餘一以夫子之教爲教此邦人才雖校大邑稍靳然就中才穎俊發恂慤良謹之士所在不乏惜山川僻狹鄉先輩又絕少宏達儒宗聞見未廣風氣斯闕每數年間講席未得其人黠者益其奸拙者誨之惰少季無俚之人競以訾薄相長益以故父兄少嫻禮教者輒以子弟入院爲非幸事宗棠初來凡諸生晉謁

各給日記一本令其工課隨時注載日入頭門下鑰卽查閱工課如曠廢不事事及虛詞掩著兩次將本課除去膏火加與潛心攻苦之人計七十餘日熟毛詩一部及尙書二卷惜此間書籍絕少學者止能略識字義未能因文見道爲可惜耳伏念先儒有云制外所以養中養中始能制外二義互相圓足因於小學節文內撮取八則訂爲學規以詔學者月朔望會訂工課日記爲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不率則朴責而斥逐之邇來俱知彊勉學問不謂苦也前蒙以士習文風爲問故敢覩縷陳之伏乞時賜箴諭俾有遵習同門胡生潤之前許代購水道提綱說文解字箋及李申耆方輿圖數種別時曾云由江南寄存吾師處不識到未便中伏乞鈞

書牘卷一

六

示

上賀蔗農先生

壽時省垣修謁恩遽言旋猶父之恩無任詹戀敬想吾師道體康勝至慰人倫之望宗棠於本月中旬自淥上歸卽擬來長沙奉謁人事彌迭迺不果來然賈傅祠前妙高峰麓光風霽月魂夢俱之矣爾念季餘課文談藝方輿舊學半就荒廢逝波東流員景西匿季光虛度感喟良深因憶古人不擇閒暇而讀書不因俗累而棄學數語竊於錢米布置之餘寓心圖史重披飛鳥之圖細繹五域之志山川歷歷恍若舊游訂誤刊訛聊以永日惜距師門稍遠未獲肯以就正耳

與羅研生

春初一別沈吟至今思仰之勤至不可任秋閒在舍聞六姨捐閣殊用怛嘆壯年失偶何以爲懷琴在人亡房空燈冷循省違迹不亦悽矣所貴君子眷思達人順變無過鬱愴重高堂悲乃道所宜亦情之至昨聞敦安兄言閣下近患寒疾想已痊復北行伊邇風雪首途厚纈不溫重裘如葛望多製裳衣厚爲衛護爲妙弟自淥上解館居長沙將市一月初始來此閒諸無善狀唯新生二女爲快耳北上之舉意竟難決去住兩難亦有兩便故莫決也山妻舊有詩稿存六姨處六姨既逝此物恐挖就散佚望卽發回至爲感念

書牘卷一

七

與周汝充

拜別後計文祉安吉弟兄依依數年之久一旦遠別又計期在數年之外老弟謂奉思之勤當如何也寄居尊廡爲日已多而我二人始終無間以兄之迂拙疏略而吾弟不之罪且見待之誠與日俱永此眞足令人感佩無旣者也吾弟天資純粹溫直可敬兄所深知亦鄉族所共許者惟思外舅早歲捐逝外姑苦辛撫育代終之誼旣周仁慈之恩復至吾弟宜如何樹立以娛慈母者報先人也竊念弟輩讀書做人總在明理二字讀書時須細看古人處一事接一物是如何思量如何氣象及自己處事接物時又細心將古人比擬設若古人當此其措置之法當是如何我自己任性爲

之又當如何然後自己過錯始見古人道理始出斷不可以古人之書與自己處事接物爲兩事也老弟家計雖頗充裕然自奉總須質樸浮費最宜節省一絲一粟當思物力之艱一人一物當思處置之法如此則光前裕後可以爲保家之令子可以爲鄉邑之完人而異日科名之顯揚又不必言也兄做人讀書俱無可觀而顧以此勗吾弟者固忠告愚忱聊效一得亦知吾弟之能受盡言耳北上之期當在初九十念及此別曷勝悵想貴處讀書明理頗難其人唯敦安則大異流俗隨事可咨議而行然其性情頗不好談人過吾弟若虛心實意待之自有切磋之益也

上賀蔗農先生

己亥

書牘卷一

八

奉別以來忽歷中夏日月屢易而學詣不加進每懷至教時用惕然讀朱隨筆已取原本對字畢前諭速寄因僻鄉乏便未果此次省中人來又雨甚路滑恐有溼損此書絕少傳本若損後難補鈔故不敢輕率奉寄俟院試時當慎附妥便將來也宗棠近仍從事地學圖說擬於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條列歷代兵事而不及形勢蓋以地無常險險無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吾師以爲然否邪入夏雨多村農咸以爲不宜稻比得京中書則又謂麥欲稿矣年來畿輔山東麥收歉甚水利旣不可妄議而安溪鑿井之說亦無嘗試之者其政事不得謂盡脩舉也

上賀蔗農先生

倚蓬拜別咫尺千里回棹引顧中心悵結疇昔之年別經數月尙爾惘惘歸日詣里第奉謁步急猶遲矧茲遠道數千里末由隨侍杖履高山遙矣景行莫逮重親色笑知是何年靜念成我之恩分予之厚且感且思云胡能已拜送後北風常發稍滯行舟奉舟次前後二書敬聞旅候載吉至慰襄念先王父母遺像蒙賜題贊光及幽潛稽拜受讀舊德重新世世子孫感且不朽陶文毅之喪歸自金陵吾師既臨其喪命宗棠爲教其孤子見承王平舫先生暨丹麓文代致關聘念文毅生前與宗棠有一日之雅故又重以吾師諄諄之命其曷敢辭顧維文毅勲德文章照耀宙合遭際 聖

書牘卷一

九

時致身稷卨其卒也 天子爲之震悼諭祭於靈命祀於國紀行命諡典鉅非虛遺孤甫離襁褓亦被 恩寵身名俱泰哀榮畢臻古近人臣眇有其比爲公子者近維名公之德遠圖 誼主之恩守達人三命之誠延君子五世之澤顧當僅如尋常世宦子弟掇科名博雅譽謂遂足稱翩翩者乎桐城張文端公訓其家人有云世家子弟修身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誠哉斯言先世之祿足以自贍憑席餘業刻厲之志不生內志不貞外緣益盛其入非僻之路既較便於凡人其求成立之心亦倍寬於素士志鈍名敗所從來矣今陶公子方當就傅之年私識未開新機乍啟正古諺所謂素絲無常唯其所染者也宗棠旣辱承吾師命而抗顏爲之師才

與不才無所逃責爲教無方誠未可以預擬然小學幼儀不可暫廢宗棠惟是兢兢焉求淑其身以淑諸人不負吾師以不負文毅焉耳到館之期當在明歲上元前彼時再當肅函奉慰存注城南餞別詩幅聞羅生汝槐已覓便寄呈想達鈞覽矣再承師諭論語一書每於容貌詞氣之間兢兢致謹隱微幽獨之中戒慎尤不容緩宗棠自維氣質羸駁動踰閑則年來頗思力爲克治冀少變化其舊然而消融不盡乖戾時形卽或稍有覺察旋自寬假病根蟠固愈深隨處輒見尋思致此之由覺先儒涵養須用敬五字真是對證之藥見已深自刻厲嚴爲課程先從寡言養靜二條實下工夫彊勉用力仰荷至教在遠不忘宗棠雖極愚頑何敢以空言妄對自欺以欺吾師乎請事斯語終身奉之伏維鑒察時有以督其不及千萬爲幸

上賀蔗農先生

庚子

胡湘林至見吾師手書碑字真氣内含和悅而靜實兼東坡香光勝處玩味不忍釋見已鉤撫入石泐工已竣稍遲卽可拓出寄呈也洋事於屢次挫衄之餘忽又失利愁憤何可言時事如此而經武知名足繫一時之望者尙未覩其人天下人材自足供一時之用安必其絀於今耶軍興以來大小十數戰彼族尙知出奇制勝多方誤我而我師不能致寇每爲寇所致南塘東伍之法旣未見諸戎聞江陵馭將之方亦未聞之當軸此上不能謀士不能死公

叔禹人所爲感歎難已者也近 詔按失守諸將罪狀軍法從事諸公若能肅將 天威一新紀律置將卒於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不死之機此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祇在腔子裏一轉者也桑榆之效其可圖乎抑事勢之可慮者虜以數十艘之眾牽制吾七省之兵主客之勢旣反勞逸之形頓異揆度夷情必將師伍胥肆楚之謀用匈奴困漢之計魚鰕擾攘長此安窮益餉調兵勞費何極是不待攻城掠地而我先有坐困之勢矣近來每遇警報輒調鄰遠官兵赴洋防守所用非其所習未戰先靡兵以易地而弗良餉以繁鉅而難措豈計之得哉且內地營制碁布星羅皆所以壯聲威而潛銷反側徵調旣久營伍空虛乾隆嘉慶年間卽以數省大兵聚剿紅苗旋有三省教匪之變由今而論隱憂雖尙未形而前事實爲可鑒若不及時熟籌通變之方持久之策正恐事終無補而患不勝防也竊念彼族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富強之實遠甲諸蕃兵威屢挫之餘尤足以啟戎心而張敵膽誠欲伺當此事匪但不能急旦夕之功而亦幷不能求歲月之效故今日情形所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當一省防剿之用而後可以省兵節餉爲固守持久之謀其策如練漁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譏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輓帳之利更造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功數者實力行之畫疆爲守明定約束 天子時以不測之恩威行之庶幾在我無

勞費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以之制敵卽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卽以之爲戰天下事其終可爲乎山齋無事每披往昔海防紀載揆度今日情形敢謂帷幄之籌似無易此而埋頭牖下如蟄甕中軍中議論末由聞問伏乞吾師於見聞之餘備以見示

上賀蔗農先生

洋事卒支離至此令人憤懣彼族不肆擾吾燕齊吳越之交而併力窺粵冒重險而屢進不已知豨突而不知狼顧志劣氣驕知其無能爲矣若嚴兵於黃浦近郊固無與戰奇兵二路疾出其後一陸走東莞踰山而西南營於缺口海岸一乘舟下內水經順德香山收復壕鏡頓兵十字門九星洋附近各島俱結木爲巨筏環以

書牘卷一

三

鐵鹿撞竿衝牙上設水簾列巨礮扼其歸路東路檄潮惠之師由海道駐師佛堂門急水門零丁洋一帶西路調粵西之兵由肇慶高明新會諸府縣過內洋而屯大小琴山及三竈山各島皆擇險要爲賊必經之道守之設爲重複之險以絕寇援而防濱逸盡撤海口小船申康熙初年片板不許下海之禁海岸居民行堅壁清野之策各港汊令俱募其地水勇自爲堵禦官委以時部勒而激勸之嚴邊接濟預靖奸宄不二三月彼族餉乏人疲器械軍資不得脩補譬猶羊觸於籬魚聚於扈進不能戰退不得脫出長入短自取滅亡雖有奸猾亦不能爲寇謀矣此策若行則南洋之患可除江浙八閩之警亦息而東南海隅可百年無魚鰕之沴轉敗爲

功不待再舉此機誠不可再失也不然彼縱不得逞於粵東或俟夏至前後西南風起起旋齊發分犯浙聞江南天津各處颯忽無常伺便狎至我之備多力分兵疲於調發餉艱於轉運復將何以待之邪且彼族輕我甚矣率數十艇之眾越重洋九萬里而來屢戰而屢利我屢卻而屢受其侮假如萬分一通市之三十餘國相率效尤而起而內地之奸民洋盜乘機弄兵荒嶼絕島之閒在在皆與我爲難不識謀國者復將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爲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釋者也自來此閒局坐斗室不獨無可與譚者亦并無一人之迹來屬有所思無所於吐適長沙人去遂奉書吾師一傾吐之近作陶氏三台山石墓記一首呈請訓正

書牘卷一

三

上賀蔗農先生

前書發後旋奉鈞諭敬悉一切時事至此固亦人人意想中事不知當局者又將何以善之和議不成其勢必將出於戰而人心恇怯帑藏空虛言戰亦甚非易事爲之奈何大河未復金錢虛擲而其事又非可得已搜括之事雖多銷耗之端疊出恐借饗加賦諸敝政將繼此而起天下事自此更難言矣仕風日下人物渺然思之令人心悸黎喬之說大約亦星堂先生一家議論近來主此說者頗多於理旣無所徵於事亦無所驗如亥巳之與壬丙相去僅只一宮其間參差不過尺許之士彼術謂亥巳自甲辰以後二十年爲衰壬丙則王是咫尺之地數年之間衰王卽判天壤理頗

難曉且以初葬乘王續葬卽須謹避衰年恐并其初葬之王者而亦有損此閒俗尙以祔葬祖塋爲榮數丈之土縱行橫序以次排比可居數十棺無昭穆男女之制先後次第之分舅婦可以同塋祖孫無妨共域甚有地狹難容因斲小其棺而入之者數十里之閒比比而是豈能一一求合王運耶卽此塋乘王爲之又安能禁彼塋之不乘衰而葬也而卒未聞吉凶禍福之在乎此長沙劉君功亮前在此自言已術與星翁一致外此則鮮知者嘗試以此難之亦無以應也惟劉君云今歲亥巳三煞到向又戌巳都天煞亦在向二煞最重斷不可用不如改作壬丙爲佳其說於理無害於事可行似亦變通之一法但不知星翁又云何耳慶覃鄂渚之信未到殊出意外長沙明此術者尙多惟吾師與之共相斟酌此事重大多得一二人贊決膽更壯也

上賀蔗農先生

省門兩度趨謁適緣人事恩遽待坐不久卽散積忱鬱紆未達百一良用悵然拜別後沿湘遡資八日迺抵館舍學子盼待正切詣舟次迎勞喜可知已是乃天性獨厚非復凡兒所有次日啟館重理舊學無稍忘遺聞自解館後日夜肄習悉中課程不煩訶督是誠可愛也知慈念之甚敢用奉聞洋事近云何中丞新政可略聞一二邪此閒僻左如坐甕中敬乞便中有以見示家兄仲基近閉戶讀書意念沈融似與曩異而負詬旣久頗不自釋欲乞吾夫子

於接對時稍有以獎掖之以堅其志庶有與爲善也潤之降官之信已確昨有書來道及似尙能安之潘功甫區田書此閒無之敬乞擲寄一部爲幸

上賀蔗農先生

前奉鈞復敬悉一時從游之盛繫影山館未由上下其間實深悵羨洋事孔棘復又通市想因互市各國貨不速售夷情不便恐其併力致死於我故聊爲變通之舉其實各國貿易原宜俟戎務告竣之後商販流通始可議及英人詭託陳乞通商必因曠日持久貲貨匱乏冀得暫資接濟而此時乘勢要求意可遂其妄請成和而歸當事者不能痛折奸謀復藉詞婉轉用機徐爲之備長寇仇

書牘卷一

五

而損 國體怠軍心而資寇糧實爲無策即使彼族火器甚烈一時難爲捍蔽然敵之所恃專在火礮能制其長即可克曰歲事大抵火礮利仰攻而不利俛擊利遠擊而不利近攻爲今計礮臺城垛尙可暫置不顧惟於城根河岸一帶架木安輪疊施水簾絲網生牛皮各物爲之障蔽蔡牽前擾閩粵時兵船皆施用此中藏精卒排列木礮內堂外傅水絮溼泥防其炸裂稍不同耳此取其輕便利用取準在十數里內者俟敵近城度吾礮可及者更番施放敵縱擊破城

隊隊當一虜船十人共舉一礮偷伏近岸遇夜更番轟擊擇地暫伏侵曉仍散歸各汛復選番戶及各水勇乘坐小艇黑夜攜帶木

礮兩面夾擊徹夜不休如此數旬賊必疲憊火藥日少一日必成擒矣但須豫先絕其歸路必使聚而殲旃片帆不返庶可一鼓驅除不待再舉耳山館無聊言念時艱不勝愁憤惟夜望妖星明滅以此卜西寇剿除之期耳吾師處想必時有消息仍求示悉爲幸小蔗大兄時相過從藉慰岑寂但所居距宗棠館中尙隔一宅聚晤未能頻數猶爲歉然耳佑奎讀書日進一日脫手作字亦尙有可觀今呈數紙奉覽乞更教之宗棠閉居此閒日間課程繁密自己毫不能用功讀書亦復不成片段悠悠忽忽無有寸進重負吾師訓誨之意慄愧慄愧命書小楷俟此次在長沙覓得生紙來卽便書呈但恐不能佳也

書牘卷一

七

上賀蔗農先生

丑辛

世兄抵小淹晤時奉到鈞諭敬悉近狀實慰懷思洋事爲琦督所誤遂爾決裂卒難收拾賴天子明聖卽時逮問得固危疆宗棠竊計夫已氏以奸謀誤國貽禍邊疆遂使西人俱有輕中國之心將士無自固之志東南海隅恐不能數十年無烽火之警其罪不可僅與一時失律者比皇上欲伸天討似宜馳使封劍斬首軍前數其輸國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壯三軍之氣而寒彼族之膽廟堂戰勝之策無逾此者矣去冬果勇楊侯奉詔北行有人自侯所來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萬遂堅主和議將恐國計遂壞伊手昨見林制府謝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別生祕計云云是殆指

此誠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詩及渠欲卽斬生夷滅口各節情狀昭著礮臺失陷時渠馳疏謂二礮臺孤懸海外粵東武備懈弛寡不敵眾且云彼族火器爲向來所未見此次以後軍情益餒無非欺君罔上以和要主張賊勢而慢軍心見之令人切齒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詩詩至此知至人之心苦矣粵督見簡放何人逋翁恐未必卽能復任其實目前人望無如此公若荷殊恩毅然圖舊上足昭天子虛懷善任之明下足固嶺南千里之守此天下所誠心仰望者耳昨讀其前後各疏與宗棠策洋議論多有合者但未能暢發詳陳耳去年秋杪上吾師書中有議及洋防者封信時奴子節錄一紙前丹麓丈索觀之彼時未能檢去今特奉呈并乞與丹麓丈一閱事勢雖已更易然防守大局似終無以易之也吾師謂然邪否近作感事詩四首聊以抒發憤懣不可言詩錄本呈上乞吾師教之

上賀蔗農先生

本月十六日奴子歸省之便奉寄一稟想蒙慈鑒比得京中諸友書知洋寇一事當局議論內外同符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世務如此將何賴矣黎君樾喬自履諫垣三上奏牘聞皆切務之譚惜未獲覩其草也宗棠前與之書云進言須有次序論事須察緩急伊頗深以爲然而於洋事海防尤所屬意茲屬爲詳陳其概以便採擇竊思方今時事之壞無過上下相蒙賢奸失別病源所在攻達

爲先稱宗棠意謂非嚴主和玩寇之誅詰縱兵失律之罪則人心不聳 主威不振正恐將來有土地而不能爲守有人民而不能爲強而 國事乃不可復問矣然世局已成欲以疏逖小臣之一言徐悟 主聽豈可得哉且近今諫官之以立言遭微譴者多黎君老父已逾八十之年衰晚龍鍾晨夕待養在人臣報 國之忱固難兩顧而在友朋贈策之意能不兼思擬姑置此不譚但條列善後事宜於愆後之中微及懲前之意或者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乎宗棠閱歷極淺世事多疏不知措意惟吾夫子幸教之胡雲閣先生五月二十一日在京邸病逝卅年父執兩世交情思之愴然潤之信云八月初自運河奉喪南下臘底當可抵里此閒聞

書牘卷一

七

頗望其臂助然以宗棠度之則必不能也湘潭張君聲玠與宗棠爲僚壻人品清挺學問深醇詩詞四六尤能傳其家學鄧湘舉楊紫卿時稱道之奈才贍命隻屢困春闈住京二載有餘更添窮債其家口累尤重老母在堂無以爲養宗棠雖每於脩奉之餘時爲分潤究於其家終無所補竊欲敬求吾師於中丞公見之餘不惜齒牙之惠俾得一館棲身聊資菽水行誼如此君想不致累吾師知人之鑒儻蒙俯鑒微衷賜以一諾在張君得遂考叔舍肉之私在吾師卽爲孔子周急之義感逾身受干瀆尊嚴不勝皇悚待命之至

上賀蔗農先生

兩奉鈞復敬悉道體康豫幸慰無似家兄寄至賜書詩扇始得讀
吾師前年九江舟中見示之作辱蒙垂憶感悚交併洋事日浸不
佳江東復作敗局道路傳說紛紜罕得真確僻處深山不聞消息
亦轉畏聞消息也以一二庸臣一念比黨阿順之私令天下事敗
壞至此百爾君子未聞有以公是公非誦言於 殿陛間者仕風
臣節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無不了之事無不辦之寇亦未嘗無
了事辦寇之人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正未可知耳歲事已
有順成之象迺入秋已來涼風蚤降苦雨數來陰極陽絀當燠而
寒遂有百蟲敗穀之災穗蕃粒少之患山農勤悴終年不及一飽
釋耒而歎詛怨侯興而百里之君勉有省之者一邑之水可走而

書牘卷一

九

遠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午夜獨思百憂攢集茫茫宇宙將焉厝此
身矣去冬歸家時卽擬營一險僻之處爲他日保全宗族親鄰計
近得鄉間諸昆書云得一山於湘陰長沙交壤之間去先世敝居
十餘里而近其中羣峰錯互山谷深邃卽方志所謂青山者也一
山絳互而相近以洞名者數宗棠雖未嘗親履其地然竊以意揣
之或有差可託足者冬間解館歸擬便道先往謀之田可區材可
爨薯蕷可保歲園可桑山可竹羊可牧數年而後其遂從山澤之
氓優游此間矣昔孫夏峰先生當明末造入易州五公山從者數
千百人皆衣冠禮樂之士部署諸人量才分守干戈擾攘有太平
揖讓之風焉魏敏果嘗奉母潛入蔚州德勝砦卒以免難甯都三

魏與邱邦士及羣從子弟守鄉塞捍山寇寇至則挺刃交持寇退則絃誦不倦嘗讀書至此既服數君子保身之哲不可及而又以悲其時之人夫使數君子得行其道於天下則天下之郡縣非卽其塞堡乎天下之人民非卽其宗族親鄰乎而何獨優爲於此長沙北境五十里許有智度山其特起而高者爲黑石峰湘水西七

十里有嵇家山

一作嵇架一作嵇茄

背湘而面瀉二山巖谷幽篁皆昔人避

世之所若於此閒得一行窩亦一樂也吾師其有意乎頗聞粵東

梟徒時白晝執仗闖入省門兵役莫敢詰 國威屢挫之餘亂民

益無所忌省營兵卒素怯弱不能軍恐若輩有以窺其深也爲今

計太守兩令君可於所部頭役民壯中擇其趨健者數百人延武

書牘卷一

三

師勤加訓練平常句捕差緝仍執役如故使有事例錢足以自給每月官親閱三次視其藝高下而賞罰之無饒兵之費無募勇之名於思患預防之道似亦有益或者其可行乎吾師盍質之中丞也

上賀蔗農先生

前奉鈞帖并惺溪先生所寄佑奎各物均收到文訖聞道體微有不快想崇攝以時早獲痊可憶聞之醫者治風之法清熱除痰順氣養血治分四用理實一致大要養血必先順氣順氣尤須養血蓋氣行則血行順氣所以順風而使之利於出血行則風滅養血所以祛風而使之絕其根至於熱因乎風之燥而起痰因乎風之

涎而凝此則見證不同皆病所承注隨所急而治之可矣醫書云治風先治血最爲不易之論天地閒無物不生於實而惟風則起於虛起自隧中行乎水上此理之灼然可指驗者也人之病風率在老稚之年非以其氣血不足之故邪庸醫見風治風妄施以風門諸藥味辛氣燥損血反多而病益不能治吾師近日體氣不甚華腴而鬢髮已有一二白者雖未必遽爲衰老之徵然其爲陰血虧耗似無疑義伏望呼醫之餘慎加諮論至以爲願近得服海參方取甌越所產名烏開者溫水浸一宿令透發晨進一盃以充小食但不宜雜下鹽醬及合他羹每食以乾者一兩爲度最能益人初食頗不宜口數日後漸安之矣物理小識載此物最補陰血其

功差與人參之補氣等故并擅參名宗棠族人患瞽者服此近十年目疾忽愈其精瑩乃如童子六十許人尙能於紅箋上作小字也宗棠去冬復發咯血舊疾取此方服之前疾盡除諸燥證亦悉屏伏惜貧士不能常致此耳吾師體氣似與此相宜盍一試之乎宗棠近來身體稍佳屢得家書知門生婦亦漸就平復心緒少爲安帖主人相待之優迥異尋常自愧疏淺無以爲報雖課讀訓誘不敢不殫竭心力然循序而教終覺所益未多伊川先生謂在經筵少溫潤之氣宗棠真有此病屢欲變之而未能明歲擬且辭歸賃田十數畝躬耕其閒試行區田古法爲吾農倡敬求吾師於時賢中擇其最者爲代宗棠此意尙未明告主人所以先稟知吾

師者以擇師非易事秋冬倉卒恐難卒得其人耳伏惟畱意小蔗大兄同居兩月有餘意興正洽忽以歸省情切不能久畱實深悵惘仲肅二弟想已自金陵歸仍隨侍書院否爲念洋事不知近如何說兵心渙散實出意外豈彼族別有蠱厭之術邪爾來 朝論云何乞以示及

上賀蔗農先生

洋事卒成和局實意念所不到市不可絕則雅片不可得禁自此億萬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西南諸海國以千百計自前明永樂中七遣中官撫諭諸夷諸夷慕中土人物之盛不遠數萬里爭先款貢求貿易之利及乎中葉已來佛郎機荷蘭恃其礮大船堅屢

書牘卷一

三

犯浙閩沿海州郡以求貢市終明之世未能與之絕也 國初荷蘭首先效順助討海寇故許其八年一貢二年一市嗣停其市以示中外之防其時荷蘭震讐威稜不敢相抗自康熙二十四年海宇乂安從疆吏之請大開洋禁於是英圭黎者始請貢來朝英圭黎實卽今之英吉利字與音經數譯而訛耳一統志職貢圖廣東通志諸書云雍正十二年英吉利始通市者皆失考至若雅片之名明末已有之李時珍本草綱目方以智物理小識皆詳載之但未知其毒人之甚至此想自英圭黎請市之始卽已攜此物而來嗜之者少故其名不著至雍正中列入藥材籍收其稅乃敢公然市易耳嘗欲卽明代禦佛郎機荷蘭方略策議及防海籌畫戰

守器械參以時所聞見著爲論說顧終以書生譚兵恐不值當局一映自止時事浸以不佳夜坐獨思百感交集愚癡之極遂思擇一幽窅竄絕人迹不到之處買田十數畝躬耕其中然人事牽制卒卒不果嘗歎杞人憂天古今皆稱其愚究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稱杞人愚者亦未嘗不服其先事之智也

與鄧湘皋廣文

前接家書驚悉耘渠先生棄養之信道里修阻末緣走唁哀維鄉邦耆碩日就凋喪人之云亡後來何仰西望銘旌徒極悵歎先生兄弟爲師友六十餘年南村燈火西園觴榼觸迹生哀情何能已然老年精氣衰耗哀思踰節懼遂傷人憂勞之餘萬望善自葆攝至慰人倫之望宗棠今歲仍館陶文毅家局影山館如處甕中孤懷鬱壘懽悚實匙近狀不堪爲長者告也

上賀蔗農先生

壬寅

省門樞謁仰觀德容和粹至爲慶幸嗣自湘潭返柩擬再入城而舟人惜風不肯久泊是以未果前蒙垂詢敝族譜中所列訓家各條歸時曾檢閱大旨不過教孝崇禮勸學務本而已惟當時族尊房長類皆躬秉義程實心課督故子弟之率不敢不謹又聚族而居相距甚近丁口甚寡近者才數百人防檢易周訓誡易徧有不率則傳集宗人臨之以祖數其過而杖之其人亦羞愧惶汗不敢復有所犯當先大父在日族中閒手乞食者絕少其人酗酒博戲

則絕無其事此亦一時之效矣二十年來老成彫謝族長多以相忍爲事風氣亦漸不如前然愿謹向義者猶往往有焉惟遠族中近有無賴者兄弟三人狡悍無忌宗人每受其害而莫敢與校昨臨行時多有以此故來商所以處之者家法既窮恐不能不假官司之威以相濟此固三十年前所無之事也由是觀之家法之嚴詎非子弟之幸耶抑宗棠猶有說焉治家之道與治國同其規摹不可以不宏且遠也鰥寡孤獨月有餼則窮宗之無告者有託矣公田族倉歲有蓄則貧難之遭荒者不死矣胎養之穀育嬰之錢具則子女之不能舉者育矣恤嫠之堂孤兒之社成則苦節之不自存者全矣義塾之設大課之程試卷之賞獎賞之費備則孤寒

書牘卷一

五

之不能讀者勉矣然後立族正宗長以督之擇子弟之能者經紀之考冠婚喪祭之禮以整齊之仲春仲冬大祭祭畢而宴以聯絡之宴畢揭家訓而申儆之察其賢者而尊獎之察其不率者而訓責之誠如是則其家亦庶幾乎治也事目雖多然丁少之家不過蠲數千金之產即可集事蓋諸事非必并舉於一時有數千金之產在則歲收其租入積而累之一事之經費足再營一事相其緩急爲先後不虞其不給也天富一人實以眾貧者託之祖宗佑一人卽以眾子孫託之一時爲之不足則俟諸異日一人爲之不足則俟諸眾人此蓋有家者所必不可少之事而保世承家可大可久之道也吾師以爲然否永昌已甯謚無事深可欣慰 朝政云

何乞時諭及

上賀蔗農先生

日前晉省快炙慈暉稍申積戀之悃惜時會愨劇未罄所懷辰維道體康蘇憂懷漸釋不勝思仰之至老人氣血漸卽衰退愁苦過節必非所堪昔孫文定陸清獻當憂患時一以遠游適志一以讀書娛懷惟性有節故情不流亦心有養而神不悴視謝公之借絲竹陶寫固有異矣前見吾師面容稍悴頤亦少削私竊憂之伏維加意崇攝爲道自重宗棠別後十日始抵淹中文毅奏疏徧覓只得二部而皆被蟲蛀鼠嚙海州所刻全集尙完好今并檢兩部呈上敬乞分致敬村處近有信來否二弟昆仲近時工課必益精進

書牘卷一

五

亦能以餘力當家否此於學問有益無損涑水象山一從事於學未成之時一從事於仕已成之日皆未嘗以廢時曠學爲病也長沙風氣日卽繁華無謂應酬日多一日此其勢必不可久居張文端鄉城互易之說最爲有見然居鄉亦正非易事立室家於素不相習之地安置家累聯絡人心非心有經畫而能耐煩勞者未覩鄉居之樂而先病其擾吾師老矣何能親此瑣屑而居鄉一節又若不可以緩竊意二弟輩宜以此時漸親田里之務每值秋成偕紀綱之明習者躬歷田莊點檢諸務以爲後此鄉居之本初時爲此自不相習然久於其事而識自生專於其任而才自出固無不可練習而成者此似可久之道不獨爲居鄉計也吾師以爲然否

上賀蔗農先生

連奉手諭驗其月日皆歷數旬之久始達緣此稟復稍稽館居辟遠殊深悵印也時事竟已至此夢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雖有善者亦無從措手矣買山而隱爲苟全之計此時已稍覺其遲失此不圖更爲無策宗棠懷此久矣緣館地羈縻未能親往經營又十餘年來節衣縮食篋中所藏合之今歲奉餘才得九百之數既須擇地而栖復須量力以任按圖之索事本爲難兼之將來人生日用所需皆仰給於此買山欲得其佳而求田亦不能不稍計其直兩者合圖更難得當所以遲遲非無故也青山佳處已託諸昆謀之月前又密遣奴子同往相視俟冬閒歸時親詣籌度俟有成當

書牘卷一

美

奉告吾師也此閒以獨富之家處眾貧之地一夫狂呼先爲禍首又地當寶慶之衝會匪煙梟潛滋已久一旦蠢動禍在門庭本地山多田少民食半資寶慶益陽偶遇荒歉兩處奸民卽堅持閉糶之議新化之蘇溪關益陽之桃花江遇歉遏糶文毅皆曾奏請查禁然其風如故也

嘉慶十二年此閒放火搶穀之案不一而足道光十一年斗米值錢八百人心皇皇

安

化土貨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葉行銷最鉅每年所入將及百萬一旦江湖道梗則山西引商裹足不前此閒頓失歲計有地之家不能交易以爲生待雇之人不能通工以覓食今年崇陽小警引商到此稍遲而此閒已望之如歲矣苟其一歲不來此十數萬人者能忍飢以待乎至若諸陶之求欲無厭耽耽環伺其野

悍無理之狀猶襲蠻風與他家迥異一旦形勢倉皇則此輩先難
安置蕭牆之禍卽在目前前潤之論入山之計欲卽於近地謀之
宗棠頗以爲不然有六可慮之說晉見時想可詢悉一切也潤之
書來云伊近處有碧雲峰山極險田極腴爲前明避世之地宗棠
已屬其速圖之如其有成亦可備此閒之一窟耳

上賀蔗農先生

兩奉鈞諭敬悉壹是長女姻議辱荷師命諄諄宗棠何敢復有異
說然其中委曲極多非面稟不能縷悉旣承諄諭敢不略陳大概
俯俟鈞裁此議始於戊戌之秋旋復中止今夏王師璞爲述文毅
夫人之意必欲續成前議并代達一切宗棠初頗不以爲然蓋亦

書牘卷一

三

實有礙難處措之勢也旣師璞復理前說語極懇切并云已有信
與吾師及平舫先生以必諧爲期宗棠竊以前次曾以年庚不合
爲說今復議此知者以爲童蒙之求我不知者必且疑宗棠之就
此館與去年之畱此館及今日之欲辭此館皆隱有求繫求援之
意竊惟君子之處事也與其欲人之我諒不如示人以無可疑且
此閒人各有心難期協一訂姻之後尤難自處而此閒旣信合婚
之說自不得不細意推考亦邵子素不信日辰凶吉之說然旣取
麻擇日則必求其吉者之意也當卽商之成甫云令伯母旣必欲
續成前議何不先將兩造推查再行商議如有一字不合請卽致
書吾師亟寢前議若因此而稍存意見不就明年之館者非人也

彼時師璞頗以爲怪宗棠云此事關繫至重人力所不可至者天也人力所可至者亦天也聽之可矣嗣成甫出示所查年庚并一課一卦云俱合吉格但伊不敢作主仍俟吾師一決宗棠亦以爲然爾後并未說及昨奉鈞函後但聞文毅夫人催備納采禮物甚急足徵其用意之誠宗棠旣與成甫有徐俟吾師一決之約自不能復有他說聞十數日後成甫有因事晉省之說見面時自可詳稟一切如事機順利固佳不然人之所不順卽安知非天之所不與也宗棠毫無成見萬不至以世俗淺見芥諸胷中許之卻之一聽吾師之命而已但成否兩議意在速決蓋此議知之者多而宗棠又見館此閒過於遲延殊無以相處耳

書牘卷一

庚

答賀丹麓先生

癸卯

頃奉手書敬知近狀榜將放矣未知得中不主者以得士爲明失士爲闇明與闇自有受之者非卽士之得失士固自有得失然非遇與不遇之謂也承示吾師近狀稍慰懷念以前資論例得外擢所以遲遲者 朝廷殆欲以端貳見處邪仕宦亨蹇自是造物安排不容措意聖賢於出處大節祇講義命二字斷諸義以俟之命故夷險一致而進退綽然竊思臣之事主亦猶女之字人女子未字之先亦有預惠姑之不慈夫之難事僮僕之不吾聽娣娣之不吾和而私語其保姆以不醮自誓者乎其亦崇而婦修勤而女職往而應之也夫士之仕也何獨不然天下無不可仕之時無不可

爲之事無不可作之官隨所處而有以自致焉已矣星翁之言過激而非理之平以若所言是必以皋夔之人遇堯舜之世禹稷禹爲之僚佐而後可以言仕三古以後將遂無一人一士得出處之正者乎其不然也審矣且 朝廷設官上自殿閣下逮郡州縣簿尉莫不各有其當官之責與所得爲之事士之有所挾持者類皆因時自效赫焉稱於時而垂於來葉況今郡守爲牧令綱紀權較尊而去民較近極其所爲之善可以正齊一方爲 天子活數十萬生靈者乎若謂仕風日下獲上爲難君子守禮所如類多不合深以不得其志不安其位爲憂方今 天子恭儉仁明勤施未倦大臣奉公畏法者多賢俊未嘗終屈若此之爲未足爲慮且陸清

獻不得於慕天顏陳恪勤張清恪不得於嚙禮藍漳浦陶子師不得於某某卒之數君子者雖偶遭顛蹶而究信其道於當時名聞於後世今之言道德經濟者必宗之然則懼於先而卽譽於後小人固何負於君子哉蓋嘗竊謂人之當官處事惟爭是非爭利害庶幾懷抱進退有據仕止久速委諸命可與不可衷諸義雖時事牽連不能盡行吾志然利中之義私中之公卽與爲推移而仍不失吾正此呂新吾先生所謂本三代以上之學問而不失之迂就三代以下之功名而不失之俗者也意者其有當乎欲奉吾師詳陳其指然鄙懷未敢遽以爲是乞吾丈以一言先之可乎中丞公當代鉅儒道德經濟久爲 朝野所仰賴宗棠年甫冠卽辱蒙許

可國士之知淵源之雅寸心藏寫未敢偶忘前此屢蒙嘉招令其隨侍幕府會值乖迂久虛寵命今承尊諭復申前說又重念其貧苦許以重幣之酬聞命感惕不敢安居庸下如宗棠何足供執鞭之役而大人君子誤以爲可勤勤焉計收一策之效此范文正所施於歐陽公者也下士不自忖而冒應之必傷公知人之明矣又文毅夫人時遣所親預定明年之約固請至數十次殷勤誠懇不懈如初學子在側竊聞有辭謝之說則誦讀益勤奮倍它時聞其母夫人嘗戲語之云兒不力學先生將舍汝去矣彼誤以爲誠然故如此其癡益可念也宗棠鑒此已心諾之來命雖殷成言敢食且辭少就多避寒就煖寸心可唸十喙難辭迫此區區敢云得已

書牘卷一

三

長鳴之報敬俟他年言念高懷但增感歎耳萬山秋氣競赴重陽憶去年此日吾師艤舟待發宗棠與羅研生候送江干橫渡而西振衣麓山之頂夕陽在山始覓歸徑舟中隈坐話吾師行藏事竟夕無眠才幾何時又復及此旅館一燈觀書欲倦追思往事不盡予懷

上賀蔗農先生

甲辰

叩別後次日午刻開舟凡六日卽抵小淹始確悉文毅夫人棄世之耗覩其病女孤兒慘痛呼號之狀不覺淚下也此閒諸事尙無條理見停柩中堂卜日合葬而選擇一事所關綦重宗棠親歷其艱危亦曾目覩其利害頗謂此種道理雖聖賢所不言而其事亦

實有不容廢者況此子一綫之寄尤非尋常可比雖欲勿信其可得乎此閒諸日者於此術固淺且其心亦恐難盡信前此文毅葬時宗棠卽曾代致一書求余星堂先生爲之選擇至今已閱三年有奇尙覺平善故此大仍欲求星翁擇之敬懇老夫子面晤星翁代爲懇切言之也其鄉人所推者亦并鈔呈乞吾師鈞酌或不與閱亦可恐其藉此推謝耳昨見內主人言及題主一節渠輩必欲恭請老夫子言至再三情詞極爲懇切成甫亦以爲言宗棠窺其用意頗誠似難力卻且吾師若肯屈駕一臨似於陶氏諸事大有裨益據情上瀆情非得已維吾師幸鑒之也星翁處一函乞卽轉致葬期須迅速選擇庶便及早定局

如能於三數日選定庶爲便利但此固非陶家所敢催促

書牘卷一

三

耳陳慶覃若尙未起程乞向問今年山向開否如伊肯爲一查則更可感也

蓋此時靈柩見停堂中并

未堆沙砌甯如所擇之期尙遠自應別作區處免虞意外也諸陶不能共相經紀已媿凡民之誼且聞有飲饌不豐厲聲詬誶孝帛稍短負氣凌競者此固下鄉惡態不足責然亦何遽至此乎自此事體必更紛紜孤弱其何以自立矣且歎且憤師母所寄文毅夫人物已飭伊家人陳之靈前而告之其家眷屬乃以此更動其哀思殊令人酸惻也李典一項已親交盧姨收存且切屬其慎祕藏之途中幸尙無遺誤條約中大致已與內主人及成甫師璞言之均以爲便俟事稍定再將條約交去且以潤之亦將到此閒故也

上賀蔗農先生

本日奉到鈞諭敬悉一切比卽轉示成甫師璞屬告知內主人俱感服無已至星翁之說在日家雖未必無所見而以事理衡之實有不能行者合葬原文毅與文毅夫人之意佑奎不能從則逆親悖理爲罪滋深俟之二十年則停喪不葬於理無徵於心何忍且山向宜忌就彼術中亦祇以太歲值年之方吉凶爲主并未聞有前後廿年不能卜葬之事果爾則凡亥山已向之葬於甲辰以後癸亥以前者舉爲不利耶其理難通其事亦未可深信矣但本月廿七日旣據慶覃云不爲妥善而所擇之廿三日又未免爲期太迫與辦殊難自應俟至七月爲妥頃與成甫兄商之渠意正同見定議於本月二十七日發引暫厝沙灣亭堂先一二日開弔題主

書牘卷一

三

如此辦理則停柩享堂旣可免意外之虞而及早出殯亦可省諸無益之費似爲安便此間合家聞吾師俯允題主之請且讀鈞諭誼關至戚數語無不感激涕零銘心泐臆因一時乏人差遣特著奴子劉芳兼程晉省奉迎并肅備紅柬一扣虔迓騶從伏乞白駕蒞臨是爲至幸其途中雇舟加夫一切已諄屬去人令其小心妥爲料理想不敢誤耳

與羅研生

省門一晤未暇久絃然已稍解闊悰矣昨蔗農師來淹中偶問吾兄近狀并云聞有捐校官之舉果否如已上捐耦翁中丞亦當少有所助屬致聲吾兄也山中筍蕨與盤中苜蓿風味想亦無甚區

別使其求官得官則較之尋常作館栖身固爲省事若不能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寒士千餘金只博得八品頭銜作詔旌料當亦知者所不爲耳然則先生將何從焉小研氣宇甚美有子如此乃翁家不貧矣能令多讀有用書講求實濟斯爲妙特若徒齷齪於詞章訓詁之爲是小其成矣老兄以謂何如

答張玉夫

比奉四月一函百忙之中乃爾周至此足見士元之才矣大挑一等喜慰無旣天下兩員官好作一宰相一知縣爲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 畿輔地政簡民淳尤易爲理惟仕風未審何如世局日仄宦途靡常腸宜冷而不宜熱

書牘卷一

三

用宜節而不宜奢亦約則鮮失之道也老兄閱事久而明習事理其亦以爲然官場俗話有所謂行不去打不開者最誤人不可聽乞閣下審之于清端蓋世勛名德業都從羅城時得來其論羅城事一篇似宜時置案頭爲妙弟去臘奉勸之言亦不敢自謂無所見但士各有志獼猴之不耐冠帶亦猶鳳皇之不屑枳棘也行其所見可矣弟今臘將挈妻小移居湘上之莊彼中置薄田七十畝饘粥有藉但願長爲太平有道之民則幸甚耳直隸官有陳海陽者慈祥誠篤人也弟與交最摯而從未通信不知近狀何如前聞其權某縣事時甚得民譽不知今年已補缺否晤時乞致聲道宗

棠問訊也

上賀蔗農先生

定至奉鈞諭敬悉興居以時凡百俱泰至慰至慰時事日不佳殊深憂慮米里堅卽明之洋裏幹西海中一小蟲耳乃亦儼然以敵國自居思踵英人故轍實爲可笑英吉利旣不可得而絕米里堅亦不可長來諭所謂總之於我不利乃一定之理也諸戎狡焉思逞無有紀極而國威屢挫之餘內地奸民嘯聚山澤者亦復在在有之比江南信至浙西盜賊白晝剽掠而太湖羣盜縱橫約以萬數一旦海隅告警則內訌外侮必且表裏相應司事者不能早爲徙薪之謀徒玩愒以幸一日之無事謂之何哉此間界連武陵澈浦桃源之處皆有劇盜巢穴黨羽動數百人近聞益陽上鄉亦

書牘卷一

書

有被其害者比事主蹤迹至此鼠輩不稍諱隱且以危詞恫喝之恐明末峒寇之禍去此不遠也未陽事若撫按不能持其平縱此時無他慮異日之患必胚於此世局紛紜日甚一日辰下康年屢降故事變未形一旦稍有水旱之災正恐無復收拾之日耳昨偶閱明人詩云老去尋山報國恩每微吟一過神輒爲之不怡也大栗港近地有名白水洞者距星翁之莊不過數里深邃幽窈一如鰲雲所言昨無意中晤彼地一農人具悉其概檢閱省志唐裴休有遊白水洞觀瀑布詩亦頗及其境之佳妙前臥雲曾云彼中有百畝之田可得價亦不昂惜相距太遠且臥雲未移居其閒無可依倚耳佑奎讀書功課如常然於書中義理之稍深者尙未能與

之浹洽故每講解之後令其覆講亦自明晰若已通曉者及十日以外輒多遺忘脫略縱得其概而神氣義理仍不相蒙此蓋其積理未多心中不能融釋之故耳近年來惟時舉古人言行之切近易知者令其尋玩意欲使之卽事而明理由粗而窺精庶漸積之久可期釋然也數夜前因乘涼之暇隨意作論一則其意義均出其心裁不過字句偶有增損耳伊必欲呈覽不欲拂其意今附上乞吾師閱之魏默深所作聖武記劉三來時求便給宗棠一閱

上賀蔗農先生

乙巳

自季夏之杪得奉鈞復後因無長沙使足之便未及以時上敬起居慕戀之懷云何能寫比維杖履雖容道襄冲豫至爲心慰耦耕

書牘卷一

五

世伯總制雲南 恩命遙宣人情懽慤 朝廷崇獎正人妙簡民牧風旨所向羣情所趨裨補世道良非淺眇也吾師前聞有鼎州之行未審果否道體近復何如前此酷熱暴涼頗難調攝未審無他否歲事豐稔高下一律詢之老農僉云四十年來未始有也收稻甫了乞匄幾於絕迹而盜風亦爲少止豐年之樂有如此者但銀價日昂錢復艱得農者以庸錢糞直爲苦田主以辦餉折漕爲苦食易貨難金生穀死未免如亭林先生所云豐歲之荒耳陶氏諸尙無它佑奎讀書甚好所尤喜者志向尙正迥異凡兒也宗棠在彼六載介於親疏之間頗爲難處而性素褊淺涉世本非所宜加以一身遠出家中乏人照料於私計亦殊爲不便昨歸時已將

此意面告之內主明年替人俟返館時與潤之商之再奉聞耳
與羅研生

久不見亦久不通書靜中時用思想昔桂堂夜譚之樂便如隔世
去歲枉書及新詞二闕感注念之意不替如舊館山中六年矣未
得一新知卽故交書問亦頗闊絕非徒地僻亦性懶也友朋之樂
竟乃闕如反復來詞但增眷戀承諭從事地理之學甚盛甚盛此
學歷少專門爲之者大都鈔掇舊書方志以矜博炫多耳齊次風
水道提綱乃矯其弊惟據目今之形勢而不援襲古人一字數十
年來言地學者奉爲典冊然其中舛牙頗多不可一一李申者於
肥水條力糾其誤而亦不知其所據之何書孰知此公乃并無書

書牘卷一

美

可據耶蓋僅據 仁廟時西士之圖成書其於此學未嘗窺其一
二也大抵吾輩著述必求其精審可以自信然後可出以示人若
徒以此爲噉名之具則其書必不能自信不能傳久枉用功夫殊
無實際何爲也顧景范書較勝於閻百詩胡朏明諸人而其間亦
不免時有所失僕嘗論古今言地之書禹貢而外無一完書亦無
一書不可備採此在有志而專精者自爲擇別而已近人著書多
簡擇易成而名美者爲之實學絕少僕近閱新書殆不啻萬卷賞
心者不過數種已耳學問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見閣下有志著
述願拌數十年精力專攻爲之幸勿如近人之爲之也僕近因農
家爲人生第一要務而古近頗少傳書思有所述以詔農圃志此

者數年矣而尙未得成卷帙不過十數篇精力想尙可及後晤時當詳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書也

與賀仲肅

丙午

省門乍聚恩恩卽別未罄所懷長維履候清佳學問日新不已甚盛甚盛今歲省試之年自不免尋習制舉文字程朱大儒及本朝湯陸二先生皆謂不可專力於此張清恪說亦同會蔡文勤與同志數君子舉鄉試公書告人謂如聞之諸人亦何嘗不發科邪可見學聖賢之學自能言聖賢之言不可薄舉業不爲亦不可溺心於此有志於學者自能得之而非徒求工於語言文字之謂也吾弟天姿純慤又富於清暇進詣之盛何所底止幸卒勉之承屬書小幅謹奉繳近數年未嘗學真書故不能佳有負佳紙如何如何尊處藏書有方恪敏全集及胡氏周易函書如有願借一觀五月卽當奉還也鏡海先生時有信來否近狀何如書中有論學及涉世事者肯錄以見示則幸甚

答賀仲肅

前得手復知吾弟潛心味道日新不已甚副私懷舉業累人之說此自爲世俗科舉之學沈滯於語言文字者言爾若夫心聖賢之心學聖賢之學而言聖賢之言此則舉其本而遂賅其末自明以來儒先之達者由此其選烏有所謂累邪吾弟既察乎此則其爲舉業亦卽其爲學矣將必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至於科第之得否

則無可必之理。場屋中幸無以此竄胷臆間也。臧將軍論槍法云：臨陣若使得五六分本事，便自無敵。蓋心無一毫滯礙，而後神閒氣豫。本事自出，亦自然之理耳。鏡海先生學案一書，本孟子不得已之心，申朱陸之辨，洵靖節所云爲事殷勤者，惜所論列諸儒兄見其人，知其書者，十不三四，無由盡悉其去取之意也。人不悅學，數十年於茲。先生此書，烏可少耶？周易函書意欲求之廣大而反失之精微，非佳書也。

上賀蔗農先生

前月念四日，由舍專遞一函，恭敬起居，想邀慈鑒。夏令方半，炎氣甚張，未審道體奚似，敬以爲念。滙事想已敕平，黃君惺溪回本任。

書牘卷一

三

否臥雲前月，曾便道過此渠，亦久未奉家書也。此閒諸尙如故，佑奎讀書甚進，趨向正大，近試作制舉文，亦能成篇，但思力不見開拓耳。其家計不能無損耗，以紀綱無一老實之人主者，又漫無覺察之故，近自潤之，有此舉之後，藉口者多，生心者亦不少。恐南京之項未能久遠如故也。天下人心大率一利字盡之日，咀吮於蕞濁之中，游泳於戈矛之內，風俗安得不下氣，運安得不衰也。思之慨然。今歲田間光景甚好似，又有豐穰之望，但以雜候占之，恐極高極下之田未能無恙也。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農法之便於今者行之，聞甚良，惜細雇輩尙未能盡如其意也。茶園所入，今歲差可了清。國課逐漸增加於人事，不無裨益，儻更桑竹之利，成其

可以存廉恥而廣惠愛者大矣

上賀蔗農先生

前奉八月中旬鈞復敬悉一切晤黃鶚雲詢知道體勝常二弟清恙早愈且聞場中文藝甚佳足徵精神之贍舉深慝私懷默翁聖武記序次有法於地道兵形較若列眉誠著作才也後四卷附武事餘記其談掌故令人聽之忘倦其著議論處則多偏而不舉駁而不醇之病故不如前十卷單行之足爲全書也暫無便可寄俟緩再繳承諭暫時未能移住鄉中宗棠每爲吾師思之住鄉毫無因倚之人不惟太苦岑寂且家常一切亦殊多未便洞井鋪旣非僻靜之區所居又係耦丈之莊亦未爲了局以之隔遠塵囂固爲

書牘卷一

无

得計然從新創立家室一切俱須大費經營非遲之二三年後未能安習如故也宗棠以平素鄉居之人所移之處距老家不過十有餘里又舉其田與同祖兄耕作蠲其莊錢冀少資其照護視全無因倚者難易固殊矣然此數月來悉心區畫事事籌備已覺勞苦之甚目下雖俱有頭緒然疾病求醫一著尙未有以處也可見遷徙去鄉之難爲吾師計似宜於住鄉親故鄰近之地求一行窩或先遣諸弟移居其間一兩年後然後挈家往彼庶於事體較便至若爲武陵之謀亦須於山下立一莊爲平常栖止之所山上立

一莊爲有事栖止之所乃爲合計

不必求多數十石租可矣然相距只宜數里庶易於脩葺易於

連絡有事則轉山下之粟實山上之倉易易矣

蓋大山徑路崎嶇登陟爲苦又兼氣候高

寒秋多霧而冬多冰匪惟常住恐非所宜且買藥求鹽呼醫探友
諸非所便兩者不相兼未可以爲安也鄙見如此未識吾師以爲
然否宗棠見所圖者不過十餘石租之地

卽達磨山上之田

其價止百四

十千屋止一邊山場亦極狹待兩三年後始可囊括全局

其全局亦不過

數十石租耳

嗣再有餘則當於山下求一常住之地從容布置庶有可

恃但不知天能與以寬閒之歲月否耳鄉居不能不耕田耕田有
數善歲入之數較多山澤之利并得可以多蓄庸力可以多飼雞
豚可以知艱難可以習勞苦去春曾以勸潤之渠以問其叔俱以
爲非策今居鄉旣久乃益習其利明歲亦督耕十餘石田矣世間
惟此事最雅最正最可恃而人每不之務實爲可歎耳宗棠於農

書牘卷一

單

學頗有所窺嘗問之而得其事亦學之而得其理以爲今之農者
與今之學者弊正相等皆以欲速見小自誤而以誤人其關係天
下不小也至於築牆作壕建碉堡及栽植畜牧之法近頗有得爲
居鄉所必須吾師如定移居之計當再寫呈鈞覽耳潤之前在此
會葬盤桓十日而別深信宗棠相與之誠而以慮事太密論事太
盡爲宗棠戒切中弊病爲之欣服不已然其論出言不宜著邊際
之說似又不然也

上賀蔗農先生

叩別後卽夜泊湘陰東郭次晨出東郊四十里止梅林僧舍又次
日取徑鄭家坊穿雙獅白鶴望塢諸洞而至梓木緣崖涉澗凡三

日始竟其概按山勢自平江西南連雲山一帶透池而來大山轟立羣峰環峙蜿蜒迴互如蟻如蛇古人云仇池之幽阻殆不是過惜其山險水駛少明秀之觀田狹石多乏米穀之利爲不及也就其形勢而論白鶴地形稍寬疊嶂連山條理周密通人之徑凡三陡而且狹險阻幽邃爲諸洞最望塢闊如之而地形稍短通人之徑凡二由鄭家坊而上之徑陡而狹由三子橋而上之徑雖稍寬而亦陡其餘樵徑俱易堵塞是爲次之梓木視二處山勢稍覺寬慢然周圍羣山環繞與外人相通之徑凡二皆高二里許層折而下尙易防守惟諸洞往來之徑尙有三四防而不可塞此又其次也雙獅洞去水處崖壁峭立交互如瑣一徑通人至爲幽曲然傍

鄭家坊一帶只隔一嶺嶺故不峻又當白鶴之衝師白翁以此爲桃源云駕諸洞之上殆相其面而未相其背也所有一切形勢大概俱與前圖無甚差別但前畫雙獅地位稍進爲不似耳至於各處田業雙獅梯田多而平壠太少屋宇卑隘不可住山地亦不甚寬闊故未與評價白鶴中洞地勢稍寬平壠田多水源充足竹木極盛足稱上業惜茅屋土舍漸就傾圮須重新構造乃可安身殊非所便又此係三姓合賣之業暫尙無一定之價故且置之洞巖任氏之莊居白鶴梓木之交田皆依山開墾寸步皆山工作極費人力山地雖寬竹木亦茂然只貧難而有力自耕其業者便之若買爲莊業則殊爲非算由此而之梓木易氏一莊田山雖寬價值

亦賤然地勢高寒又不當曬遇晴多雨少之年可冀豐收否則歉薄不能及原額十之六七楊氏一莊雖稍好然大段亦復相似故亦置之至李氏一莊梯田三之一壠田三之二土脈頗肥水源亦足業次未爲不優所惜者本莊田山四周皆與其本家及其公產相連頗多互混恐將來清理爲難房屋在諸洞中雖爲華整然因不善布置致住房皆苦黑暗兩橫屋亦俱低矮後牆傍山亦嫌單薄山地雖頗寬闊然竹木只下山爲多屋後及上手山所存甚少殊非稱心滿意之處李氏方居爲奇貨聽任君科植之言以爲賀宅欲得爲祠屋地基又周茂才藻裔與之言疑宗棠亦爲賀宅而來也積疑成誤索價愈高而其事遂不可成矣江元無可如何遂

書牘卷一

聖

云己近年所買小洞田租省斛二十四石與徐姓連兩分共計租四十八石莊屋一所竹木俱全如合意己卽邀同徐姓合賣價值不過六百千己分內尙可稍減云宗棠思此莊太小又其地爲梓木下橋坪之路雖形勢俱好然門首卽來往之路不能由己別立門戶殊非所宜且置區區者於彼將來若不能接續添置亦殊非策故亦置之十二日下山循支麓行三十里抵老家與鄉中諸昆晤次日同諸昆往廖家坪看龔姓之田此莊田共九石有奇平田三分之一二水土肥沃梯田三之一亦俱當曬不虞冷浸屋上下兩棟樸而堅潔而整無須修理山場樹木成林亦多古樹屋後大山陡起高可二里山腰莊屋一所再上有地名芋頭洞亦頗幽險山

地高一里寬一里皆係其業田山屋宇池塘竹木概稱上業價值不過錢一千六七百串租合省斛可一百二三十石以宗棠所蓄全力舉之不須稱貸於事勢尤爲順利見已屬諸昆急圖之若能成此今冬卽可移家住之矣所可惜者地當湘陰長沙大路相距不過數里此山雖高而長然枝腳太少又無他山湊合頗有單薄之嫌殊非盡美耳然宗棠又細思之白鶴望塢梓木諸處所易得者地利而難得者人和宗棠以千金之資買田其中勢必不能廣聚心腹爪牙之人與共性命卽合五柳及吾師處兩項亦不過增置二千餘金之產而止所招聚之佃戶又能幾何山內雜姓頗多人心未能保其可恃以數大家而孤寄其間外侮雖可不虞內訌

書牘卷一

聖

恐所難免又洞內局勢寬廠山徑四達外人雖無從問津而山中人來往問途俱在門庭之內不能自立門戶卽恐不能安枕高臥其閒宗棠去冬所論蓋亦不能釋然於此也廖家坪距宗棠老家不過數里族眾一呼可集又近處廖吳劉三姓皆係歷世姻好其謹愿易使與寒族同宗棠向所深悉人心可恃百倍於白鶴諸山有斷然者且此山高峙絲互數十里險峻著名之胡壁砦文家大山俱近在十餘里之內如嫌此地距大路太近卽以此爲將來往來東道主而再於兩處附近之地謀一武陵亦爲至便故宗棠遂決意爲之也如其有成宗棠冬閒必移家此閒明正再請吾師及潤之同臨草廬并將兩處先往相度可也

上賀蔗農先生

湘上之行已詳前稟宗棠之所以擬就廖家坪龔姓之田者非敢
變易前志負吾師諄諄之命及五柳之託而徒欲苟一時之便利
也蓋事勢不得不然且姑爲此局以有待耳雖此事成否尙未可
知然其意不敢匿前奉書時適患病昏怠甚未能詳今小愈再詳
陳之就湘陰一邑之山而論西境皆水鄉無山東境大山自平江
西南連雲山透迤而來數十里至長沙北境湘陰東境而西起達
磨山一支北去爲白鶴山中爲白鶴洞一支南趨爲梓木諸山
正榦又西復分一支北去特起玉池山山之東爲望瑜洞羣峰高聳支阜
環繞相近以洞名者凡十數其間地勢長闊田疇稍多者惟三洞

書牘卷一

蜀

爲然玉池自平地至峰頂高可七八里屹立東方爲一縣之望分
二支北去者爲金雞山諸處西南來者爲青山青山隨地異名自
胡壁砦高卡嶺低卡嶺吳家大山一帶直至省城北三十五里之
下泥港皆是山長可百餘里高可二三里闊不及十里無支阜別
峰互湊故不及玉池以西諸山之雄厚包裹周密也爲避世之計
者青山不如玉池明甚雖然有說焉玉池三洞之所以爲佳者山
勢高聳羣峰環抱徑路陡狹耳然自平地視峰頂固高不可踰而
在各洞視峰頂則只得其半蓋山勢以盤旋而成洞洞在山腰并
非陡起陡落也路徑之陡狹平地之人固難於攀陟然在山中視
之雖各有門戶可憑而山徑四通險與人共人迹經由樵牧所到

我豈得一一斷之乎如果山中之人皆飽煖而無飢寒猶之可也然統計數洞之丁口無慮數千大約衣食寬裕者十不過一二餘皆貧苦力作或造紙爲業或諸芋充糧豐年猶須買穀接荒凶歲於何取贖我以二三千金之產孤寄其間所占田山幾何所集佃力幾何人地生疏羽翼又少設遇年荒物貴卽一二村愚索餐強糴猶足以困之皇論其他乎如果山中之人皆醇良而絕無奸惡猶之可也宗棠此行只盤桓數日何知其俗之淳疵然前至白鶴洞頂任氏之居見堂中豎棍棒數器問主人山中需此何爲曰以防賊問山中亦有賊乎曰有之次日宿梓木洞李氏對門之楊店夜未半見有探頭窺窗者僕夫猛喝之乃逸觀此則山中鼠狗之

書牘卷一

五

輩未能無也又次日勘李氏之田時正收割見婦女左持竹箕右藏短剪以拾秕爲名竊穀爲實者累累及返店則見其倒篋傾筐比多較寡易鹽菜雜事欣欣而去者頃刻蓋數十輩夫竊盜亦何處無之然以一人兩日之所見乃如此則山中條約之不嚴風尙之不正概可想矣雖然此豈足爲形勢累哉苟能廣置田產或一洞而得其三之二或及其半召良善有力而可爲我使者十數家耕其中於通徑則堅築莊屋以當之卽隱寓礪堡之意於山徑則脩鑿之俾其難越而易守總計本洞丁口設立社倉爲補助之計體察謠俗嚴立條規爲正俗之計內斲不作外侮易防庶幾安枕高臥其閒吾無憂矣非然者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明末平江之連

雲山寇距此匪遙卽前事之可鑒者本欲爲出險之謀反長抱入險之慮彼時進退難遂悔已莫追將如何以善其後邪蓋山內所不足慮者外寇之來而所最當慮者內訌之作宗棠勢力旣有所不能才能亦有所不逮加以一館羈身歲無暇日期功之親又鮮可託者其何敢妄以自承哉故自昨親歷已來心常惕惕不敢泰然自任雖李氏之事可成據愚見尙須從容斟酌懇求訓示未敢冒昧爲之也數洞內若使勉力圖之遲之二三年必可遂意田山尙易得惟房屋除梓木李氏外俱無可仍舊者成事尙非難亦善其事之大難耳青山一帶宗棠雅志所不取蓋距大路太近而山勢亦太單耳顧又思之山勢單則無幽阻負絕之妙然亦惟其單

也陡起陡落無與我共險之人見在山頂有田之處率止零星數家人迹罕到縱有修築工程爲力亦易兼之地小則藏人亦少人心易齊地小則須人亦少人力易集木石則隨地皆兵動靜則纖髮畢見一利也敝族附近者數百丁雜姓亦數百丁數百年來無一富貴著名之家亦無強梗犯法之輩人心大爲可恃二利也大路雖相距太近然敝族自南宋年間居此中間偶有遷移亦只在左近十數里內三朝之末兵燹屢經其遇害逃亡者譜牒所載不過十數人皆由平地而遇游兵也卽如明之末造九世祖心南公備兵遼東罷官歸里崇禎十四年始歿癸未長沙之難其子孫未有遭難者相傳其時皆逃匿胡壁砦及附近各山得免不惟此也

近地楊吳周譚劉廖諸家皆係老著亦未聞彼時遭害之酷如何者蓋賊由岳州而來者必水陸分道而進其志必在省城自長沙而下者必爭鼎岳爲門戶中間通都大邑可攘奪者多利在捲甲速趨中途劫掠非其所急我既憑高結寨不事張皇顯與爲敵是我無害於賊賊無所忌於我亦無所利於我也使賊而不知蹤迹之所在必結隊而過可以倖安縱其詞而知之我之備禦甚設彼知仰攻之難又得不償勞亦且委而去之矣至於逃兵潰卒土寇之乘閒竊發者處處皆有不獨逼近大路爲足患也雖然宗棠此策乃冒險之舉無可如何之事非敢謂十全而無害也特以此莊距三洞及胡壁砦文家山近者不過十餘里遠者亦不過三十餘里距長沙一日可到距樟樹港不半日可到山後之險亦有可恃以之爲小歇之處彼此皆便故且屬諸昆圖之宗棠既有定居將來別覓武陵亦較易措手非敢遽以此自安忍負吾師屢次諄諭之意也

答賀仲肅

戊申

胡潤之兄來出示手簡觀題封數字髣髴吾師手蹟悲惋彌日瑩域尙未協卜同深焦急擇地葬親程朱亦有此說惜抱先生著論以爲北土高原無水蟻之患故古人隨地下葬可無它慮南方卑溼斷須慎之此自有說非世俗鬼蔭之說所可託也且人子凡事俱當貽親以安矧夫瑩域所以奠吾親之體魄於無極者哉辰下

已覓得否停喪極非理然倉卒爲之又須慎其後悔固知吾弟憂
悴急迫無可如何而又無能爲助尙當云何天氣向熱暫厝之處
想必妥適鄉賢之舉成未北省名宦南城安奉粟主皆事所不可
闕者亦所以卽夫人心之安也曾有議及之者未天下無不信吾
師爲善人然仁厚之心介慎之守誠壹之行知之而盡者亦或鮮
焉兄十數年所得於吾師者多在語言事迹之外竊謂稍稍受益
者亦卽在此每思吾師不覺泪之承睫也書劄俟秋間帶來函識
盈篋墨瀋猶鮮而吾師則千古矣哀當何旣吾弟負荷甚鉅其勉
之哉鏡海先生耦耕五伯同在會城一切得有所稟承深爲可幸
鏡翁所學之正之邃吾楚二百年來所僅有者去臘忽忽一謁歸
舟後想像數日亦覺稍有所得比欲請其所著書觀之恐不我與
故未開口吾弟處想必有可借一讀不昨聞潤之言翁近狀甚寬
去歲之租僅糶得十七金有奇刻下甚苦乏兩世方伯而饋粥不
繼眞佳話也弟書云粥田而往金陵此策當止之林亭先生與徐
氏兄弟書云猶吾大夫未見君子今豈異於古所云邪長沙十萬
戶乃無可爲先生繼粟者此亦吾人之羞矣

答賀仲肅

西

頃奉手書知吾師吉地尙未定卜頗爲焦急停喪極非所宜也陰
陽家言最難畫一鄙意不如專決之鏡海先生如兩疑莫決則仍
決之於卜此事自宜慎重但盡聽諸堪輿家恐徒益紛紜也弟以

爲然否正月兩夢吾師形體適如平時未覺有異想神氣在天去
來不隔但門下士追隨無自無泪可揮耳鄉賢一議急當成之生
前事實只能照例鋪敘官中文字自有一格也上游各處想不至
沈閣稽滯堯農處自可商之十數年來所奉吾師手諭前後無慮
數十百函半存此閒半存周汝充處見已走信索取但其中論時
事及陶氏家務者十函而九似不便刊布兄當擇出鈔寄昨披覽
數過覺吾師墨瀋未乾情事依依如舊不自知其涕泣之何從也
荒山千古築室何年思之可爲至慟吾弟昆仲性行醇淑益以好
學必能負荷先基恢崇世德兄相距甚遠不能時有規益私心所
欲言者讀書之外惟以擇交爲急居長沙城中不患無友但患友

朋之多耳

答胡潤之

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手書敬悉一切少穆宮保愛士之盛心執
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天下士粗識道理者類知敬慕宮
保僕久蟄狹鄉頗厭聲聞宮保固無從知僕然自十數年來聞諸
師友所稱述泉觀宮保與陶文毅往復書疏與文毅私所紀載數
事僕則實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後行河出關入關諸役僕
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憤忽而喜嘗自笑耳爾來公
行蹤所至而東南而西北而西南計程且數萬里海波沙磧旌節
弓刀客之能從公游者知復幾人烏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隨者尙

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來書謂宮保愛君心赤憂國形癯鉅細一手勤瘁備至望僕有以分其勞陳義至大所以敦勉而迫促之者甚切僕之才之學固未足以堪此雖然如僕本懷豈不亟思稍出所長以佐萬一者哉歐陽公辭范文正記室之辟有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僕誠無侶然得府主如宮保者從容陪侍日觀其設施措注之迹與夫莅官御事之心當有深於昔之所聞所見者縱不能有當於公之意然其有益於僕則決可知矣尙何所疑而待執事之敦促也顧事固有未能如吾意者孤姪年已十七家嫂急欲爲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壻去冬書來預訂讀書

書牘卷一

五

長沙之約僕以小女故未能恣然且此子從學八年資識尙正冀有所就以延文毅之澤渠夫婦見來山中不數日當偕之長沙前書具陳大略想已得覽坐此羈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懷悵結耿耿此心云何能已願我公益堅晚節善保體素畱佐 天子活百姓毋遽言歸文書箋奏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尙以時優游齋閣節勞簡思永保終吉天下之幸亦吾儕小人愛慕公者之幸也未敢冒昧致詞藉通款曲寸衷惓惓末由自釋執事儻能爲鱣生一達此悃乎安順之治開水利興學校劾貪汙治巨盜旌節烈結痼案綱舉目張民懷吏畏論者服執事之才之勇僕則謂執事誠心愛民之不可及也樂園先生嘗云世之言吏事者動言才情不知

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僕每服爲確論今世守令如執事之明敏有執者未必遂無其人然細察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竿牘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卽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爲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卽索然矣交執事有年信安順之治之異於世俗之所爲者以此願益勉之頗聞揭參之舉有議其不護鄉曲者人心之不同如此然充彼人之心不過使執事不爲好官而已而執事所以爲執事者自在不直以此眞曾臆中年時飽歷憂虞微有所得嘗集古人忍過事堪喜憂多道轉親二語書爲楹帖每一靜對輒復怡然亦願執事常誦之

與鄧小芸

書牘卷一

五

客臘奉手告得知一切小舉之耗冬前在長沙已微有所聞然私謂天道或不宜有此友朋聚語轉相戒勿浪傳比得麗生書則小舉事已審所謂天道者竟不可知小舉竟以孝死矣悲夫悲夫吾兄一月而有期功之喪二焉宜其言之有餘痛然事已如此痛當奈何所望於賢者守其先世敦摯淵懿之舊有之於身以式其後人廬心學古無墜家緒是焉已矣小舉之嗣大者若干歲弱者若干歲體氣何如孟華大兄令子僕曾見者聞叔績言讀書甚有志信否果爾則湘丈孟華小舉俱不死也待遺孤之道嚴督之固不忍寬以任之又恐其無所成就是誠大難惟賢者處之必有其道

耳湘丈之歿湖山黯然邵州人奉粟主於東山講舍以是爲先生神之所栖允矣然先生文采風流照耀一世內行醇篤與人交有終始尤非尋常文人所有豈僅一鄉一邑之典型云爾哉文苑立傳此議曾爲子貞言之滌生光伯諸君想有同志此事亦須有氣力者主之不盡恃公論也壽陽相國芝農太傅處諸君子當有爲言之者宗棠十數年不赴長安知交零落無可爲力惟遇可言則必言之耳憶己亥之春先生與宗棠同住碧湘宮家仲氏宅一日忽語及明史文苑去取多不足信此時史局諸老多吳越人而湖外老宿遂鮮獲甄錄尤深爲不平先生笑云吾輩亦大可慮不能無望於後死者耳言猶如昨不謂事已至也把筆至此不禁悵悵

書牘卷一

五

事狀俱詳明墓志家傳當屬之叔續書與篆蓋屬之子貞當亦先生所欲也

與賀仲肅

庚戌

別後曾一片奉寄并繳借物想已得達林宮保所書各聯別時曾屬寄交夏憩亭李仲雲處想不至誤宮保固天人乃其嗣君三人者亦未易及也江中讌談達曙無所不及其欽服耦丈及吾師尤爲肫摯耦丈遺書諄屬兄代爲校讎煩語十五弟且可寄兄一讀雖自審蒙昧無知然耦丈知我及宮保不忘老友之意均不可負也前見吾弟形容憔悴心爲不怡此時想早已復元讀書之外保

身爲要

陪林鏡帆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午在黃南坡長沙寓館忽聞宮保尙書捐館之耗且駭且痛相對失聲憶去年此日謁公湘水舟次是晚亂流而西維舟嶽麓山下同賢昆季侍公飲抗譚今昔江風吹浪柁樓竟夕有聲與船窗人語互相響答曙鼓欲嚴始各別去何圖三百餘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贖悠悠蒼天此恨何極竊維公受三朝知遇之恩名業在霄壤心期照古今血氣之倫罔不愛慕於公復何所憾中閒事變疊乘艱危叢集羣小比而碁公天日高縣旋蒙鑒督彼人之心徒極繾綣亦所謂唾不及天還以自汗者也士之愛慕公者亦何所恨惟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經緯

書牘卷一

五

萬端巨細俱關國故史館列傳例只鈔撮諭旨章疏於我公盛節苦心不能縷述百一若非行狀家傳質實陳敘是使我公心事不盡白於天下後世而當年國是亦將無所徵信此則海內外知公者不能無重望於仁人孝子者也頃讀聖皇硃諭有耳者無不同聲稱快家祭之日意冥冥中必有感激涕爲之心惻者於乎公乎其亦可以少慰矣窀穸之事何如喪禮廢闕已久苦由之中惟幸加意連遭大故千萬勉強支持爲先靈自重也輓聯一幅敬寫哀思伏希照警

